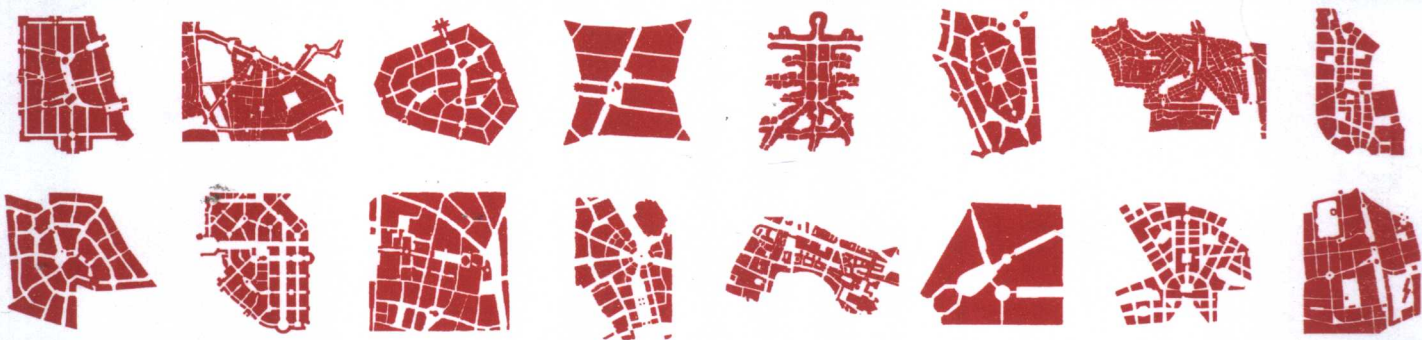


TOWN SPACES

城镇空间

——传统城市主义的当代诠释

[卢] 罗伯·克里尔 编著
金秋野 王又佳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城 镇 空 间

TOWN SPACES

城 镇 空 间

——传统城市主义的当代诠释

[卢] 罗伯·克里尔 编著

金秋野 王又佳 译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44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空间——传统城市主义的当代诠释/ (卢森堡) 克里尔编著; 金秋野, 王又佳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ISBN 978-112-08517-0

I. 城... II. ①克...②金...③王... III. 城市空间—建筑设计—研究 IV. TU9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03509号

Rob Krier, Town Spaces

Copyright © 2003 Birkhäuser Verlag AG (Verlag für Architektur), P.O. Box 133, 4010 Basel, Switzerlan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 Birkhäuser Verlag AG 出版社授权我社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孙 炼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张树梅 张 虹

城 镇 空 间

——传统城市主义的当代诠释

[卢] 罗伯·克里尔 编著

金秋野 王又佳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设计制作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20 印张: 14 字数: 40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一版 200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ISBN 978-7-112-08517-0

(1518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序 言:城市图底	6
城市空间的构成	8
第一章 新城镇	19
第二章 城市新区	59
第三章 城市中心区重建	101
第四章 城镇与城市的重建	163

评论

反现代主义巨型结构

荷兰文脉中克里尔和科尔的建筑与城市主义	234
---------------------------	-----

以传统进行实验

从卡米洛·西特到新城市主义:欧洲城市规划	24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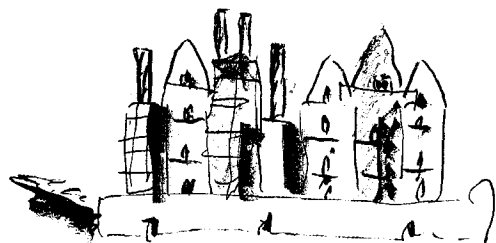
新城市主义和欧洲视野

假想、敌对或挑战?	264
-----------------	-----

图片出处	278
------------	-----

作者简历	279
------------	-----

项目人员	280
------------	-----



M. G.

序 言

城市图底

迈克尔·格雷夫斯

城市设计涵盖城市的所有物质构造——建筑本身，以及建筑之间的开敞空间。因此，实与虚之间内在的互补关系，对于城市构成来说就成了最基本的要素。任何事物一经介入其中，都会造成相应虚实关系的动态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物质构成和社会活力。

像罗伯·克里尔和克里斯托弗·科尔一样，我也对传统欧洲城市和勒·柯布西耶所设想的由旷野中一组点式高层所组成的现代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感到迷惘。在功能主义和纯粹主义观念的影响之下，特别是由于新型结构体系的出现，促使勒·柯布西耶着手设想一种连续的地面景观，一个宽敞的城市花园，其间点缀着一座座孤立的建筑。相反，在传统城市如历史上的锡耶纳（Siena）中，是建筑物而不是外部空间成为连续的实在，建筑好像是从一块完整的石头中雕刻出来。这种构成关系上的差异，好比一种加法原则的雕刻方法和一种减法原则的雕刻方法之间的差别。例如，一位雕刻家处理钢铁材料，把部件一块一块组装起来形成艺术品；而另一位雕刻家处理石头材料，把多余的部分凿掉来实现他的想法。

在城市设计领域，这种类比暗示了一种方法，即可以通过有目的地利用建筑实体形式来塑造城市公共空间。在传统的城市环境中，建筑立面的围合态势将城市空间限定为一系列有限的“虚空”，建筑是图底关系的“底”，而城市空间是“图”。在现代城市中，城市空间成为一种开敞无边界的“虚空”，建筑成为图底关系中的“图”。这里为了描述上的方便，将实的“图”和虚的“图”、或者说建筑的“底”或空间的“底”进行了对立的阐述，但事实上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二者并非总是处在互相排斥的关系中。事实上，正如罗伯·克里尔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这种多元化的态度有助于文脉的观念形成，在此建筑与空间之间的不同特征创造了具有良好可识别性的社区生活。在很多开发计划中，比如我曾参与设计了其中一栋建筑的荷兰海牙的“居住区”（De Resident）项目，这种城市设计态度让旧有建筑和新建建筑成为一个整体，虽有所调和，但仍不失为连续的城市环境。

对城市空间和城市建筑进行综合性的考察，纠正了现代主义教条的一个主要缺陷，即文脉和可识别性的缺失。“国际式风格”这个词汇本身就传达着全球化的渴望，其负面效果表现为方向的迷失和社会的异化，以及其他种种不良反应。现代性和抽象空间简直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而且互相之间不断转化。

对我来说，传统建筑学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相互转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是，与现代方式有所不同，这种转化的原始动力不是审美或风格方面的需求，而是人们希望聚集的天性。美洲大陆的风气，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至今，一直是倾向于鼓励个人利益，因而限制集体利益。身在美国的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欧洲大陆的相反的倾向。像克里尔和科尔这样的建筑师，在界定集体性的、集会性的城市空间及保持欧洲城市传统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书中精辟的分析、细致的描绘和富有成效的项目实例，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建筑 and 空间之间协调的建设性关系。

他们在分析这种图底关系的过程中使用了一套现成的方法，这种方法曾经被吉奥瓦尼·巴蒂斯塔·诺里(Giovanni Battista Nolli)在1748年所做的罗马城规划方案中使用过。诺利在他所描绘的平面图上，以公共空间为“图”，以城市建筑为“底”来反映城市空间构成。通过将城市建筑的私有区域全部涂成黑色，诺利不但清晰地标示出了公共街道和广场，而且标示出了主要建筑物的公共内部空间。这种平面图雄辩地证实了城市空间是一种连续的公共领域，内外彼此相联。我所设计的历史主义作品，以及克里尔在他的作品中所应用的类型学方法，都在反复强调这种城市集会空间的重要意义。

在罗伯·克里尔和克里斯托弗·科尔的城市设计中，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不但建筑之间的空间是需要认真构思的，建筑本身也同样需要谨慎对待。他们对规划形态和延续城市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兴趣，促使他们发展出一套丰富而多变的类型学方法。这套类型学方法拥抱过去、着眼未来，并创造了一种关注城市可识别性的心理感受，因而是属于我们时代和将来时代的、富有积极意义的城市认知模型。

城市空间的构成

罗伯·克里尔

在过去170年里，城市中心的扩张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1830年，维也纳的城市人口为255000人，柏林为353000人，罗马为164000人，阿姆斯特丹为207000人，莫斯科为334000人，马德里为200000人，巴黎为1092000人，伦敦为1786000人。过去的年代，城市和它周边的区域界线明显，无论是从边界还是从形象来说都是如此。而且，从城市的建筑类型看，我们可以轻易地辨别出这个城市属于何种文化。除了威尼斯由于它的“水边界”而完美的保留了古老的城市形态之外，其他的城市都出现了令人错愕的高速扩张。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优秀的施工队伍保持着手工业建筑时代的优良传统，能够将新城的发展规划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忠实贯彻。在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些地方，通过对地方特征和传统意蕴的保留，新的城市空间和区域可识别性被创造出来；由于他们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相互之间不能彼此替换。然而，以功能主义、简约主义和新型结构为基础的全新的建筑理念携风雷之势席卷全球，任何气候条件、任何文化形态都无法抵挡。这种情况造成了城市设计的趋同，以及一种横扫全球的建筑风格——而且相互之间均能替换。现代时代的先驱者们，满怀对发展观念的虔诚信仰，欢迎这种发展趋势，深信一种普适的、理性的技术主义将对人类大有裨益。如果说20世纪初在这种发展观念左右之下的设计仍然存留着幻想的成分、诗意的元素，那么1945年之后建筑业批量生产的苍白的建筑产品就是极端令人失望的了。先前那种带有地域色彩的、带有壮观而惊人的多样性的复杂建筑语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技术表达为目的的形式语言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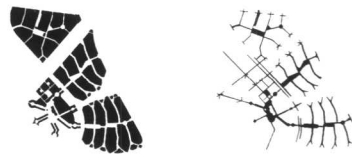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城市设计迷失了方向。在那些新建的城市如巴西利亚（Brasilia）或昌迪加尔（Chandigarh）中，除了令人乏味的空旷，我们找不到任何在传统城市中心能够轻易看到的同地域文化和空间脉络的关联。传统城市赖以存在的街道——城市广场空间体系，在现代城市中了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依托的联排建筑和组织松散的单栋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有利可图，却忽视了住宅区的社会安全，而没有了后者，城市范围之内的公共生活几无可能。

社会学方面的学者主张抵制异常的城市设计，例如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的《我们冰冷的城市》（*Die Unwirtlichkeit unserer Städte*，法兰克福，1965年版）对城市设计的实践未曾产生持久的影响。1933年《雅典宪章》（*Charta of Athens*）所倡导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技术乐观主义者的心灵深处：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居住、工作、文化、消费、交通，等等——这不但简单易行，而且收益颇丰。与之相反，中世纪城镇中俯拾皆是的功能混合必然与社会冲突的潜在语汇两相关联。怀着对现代主义的绝对虔诚，主张明确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甚至导向了功能上的分崩离析，因为这符合将城市化解为一个抽象系统的观念。带着欺骗性的天真无邪和吸引人的旧日情怀，他们勾勒出一幅令人憧憬的城市生活的全景：自由行动、自由抉择。与此同时，我们满足于粗粝城市界面中仅有的几处岛屿一样的乐土。邻里生活的氛围少之有少，柏林人把它们叫“Kiez”（这个词表示城市中不同风格的居住区，各有各的特点和性质）。它们往往出现在具有历史性建筑格局的地方，那里的街道和广场具有近人的尺度，绿树成荫，具有发达的步行系统。建筑物大小适中，尽管在类型上彼此雷同，但对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任何城市中，这样的街区都不可能俯拾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成为“Kiez”。但即使是在商业或工业区域，也有安静的居住环境，也有优秀的案例，来说明如何在这样的地区通过明智的空间设计创造有意味的社区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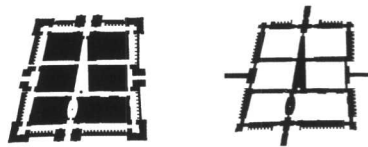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先后尝试了数不胜数的城市生活模型；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资源，让我们有信心从容面对未来不可预测的问题。尽管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这样的建筑宝库仍旧不失其经验意义。像柏林这样历尽劫难的城市，在新旧建筑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从而成为城市设计的特殊样板。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就对城市设计着迷，尽管我当时对城市系统的巨大复杂性一无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城市的重建过程对我来说不过是对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的拙劣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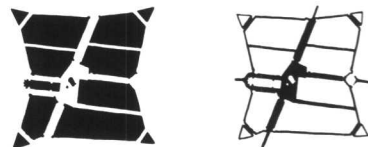
莱德斯赫·莱因（Leidsche Rijn）



弗洛伊特德（Vleuterweide）



哈弗雷耶（Haverleij）



布鲁克旁德（Broekpolder）



布吉·圣吉奥日（Bussy - St. Georges）



布兰德沃尔特（Brandevoort）



柏林



柏林



波茨坦 (Potsdam)



波茨坦



波茨坦



阿迈尔 (Almere)



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度里旅行的经历让我深深震惊,甚至感受到恐怖的意味。这让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寻求一条道路,复兴那些在古老的城市中若隐若现的光辉。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学会如何分辨美丑、分辨什么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需要抵制的。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读书的小城叫埃希特纳赫 (Echternach),位于卢森堡和德国之间,城里有一座宏伟的巴洛克教堂。我亲眼目睹了这座小城的劫后余生,如何变得比昔日更加美丽动人。这个事实让我无意中明了,新的不一定总是不如旧的。阅读、写作和算术是学校中的主要课程,但是对观察和聆听并无益处:高雅艺术和音乐的领域被尘封起来,绘画和教育中不再涉及这类题材。17岁的时候,我对校长说我想成为一位艺术家。他认为我狂妄的冒险非常可笑,带着轻蔑的口吻教导我,认为这样的努力只能换来低下的社会地位,并且强迫我必修一门数学课程,直到我毕业终考才告结束。除了高强度的课业,这个世界其余的部分都对我紧闭大门。学校教育并不能彻底铲除我与生俱来的兴趣所在,我不断地观察世界,想从它表面的样子中看出所以然来。日后我从事建筑学教育,我的课堂非常重视观察、发现的技巧,并鼓励忠实地将眼中的事物再现出来。

非人为干预之下,随着时间慢慢生长的小镇印证了课本上关于城市设计和建筑学的知识。它们潜在的深层结构,很难从白纸黑字中习得。如果想要洞悉其中奥秘,必须不断地旅行,在城市和城市之间进行甄别,在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

街道穿越城市,变化无穷,有如动脉,揭示出城镇景观发展的内在结构:在城镇中心,网络细密而精微;在城镇周边,网络就稀疏而粗犷。地块周围被街道环绕,建筑开发就在地块边缘展开,这就是任何城市结构的基本单位——街区 (Block)。在城镇中心,街区的分布紧密而均匀,越往城市边缘越疏朗、尺度越大。街区结构网络越紧密,城市就越通透、容易穿越,但节奏也越趋紧张。这就是很多城市中心区的状况:它们已经发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在几百年或几千年之前就存在了。街区的尺度往往同街区内部建筑的高度和大小成正比;而汽车和卡车的速度与机动性、交通的容量决定了街道的宽度。

在巴塞罗那的旧城，罗马时期的规划仍清晰可见，虽然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迁，早期的城市结构仍然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这个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城市网络未受任何干扰地自主运行，在这样绝妙的混沌中，城市生活呈现出空前的活力。不久之前还是无家可归的穷人聚居的旧城，如今已经成为富人们趋之若鹜的“别致”的居住环境。

只有巴塞罗那才能承受拥有如此昂贵的城市财富。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城的支撑，巴塞罗那旧城恐怕就会跟艾格莫尔特（Aigues Mortes）一样的命运，后者是地中海沿岸的一座法国浪漫的小镇。但是，那也不见得是个悲剧。这个对比表明，我们的空间和建筑学观念容纳不同形态的城市和标准，二者都继续表现出活力。

城市街区和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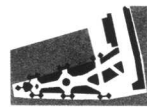
从纯粹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街区是所有城市设计结构的原始细胞。它决定了周围路网的形式，以及内部建筑体的结构。而后者决定了街区外边缘建筑的节奏。建筑区划反映了产权归属，以及地产主人的社会关系。

在佛兰德斯（Flanders）地区¹和荷兰（Netherlands）地区，成熟而自信的资产阶级很早就社会上出现了。他们的住房是他们的文化和财富的象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850~1940年之间，柏林才发展成一个布满出租屋的城市。城镇集合住宅常常修建在巨大而丑陋的街区周边。由于最大程度地攫取建筑空间，狭窄的内院比比皆是，卫生条件十分恶劣。尽管在临街的建筑和背街的建筑之间存在着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仍旧彼此不分地混居在一起：商业议员、教师、邮局职员和餐馆女招待。大家都从这样的居住环境中受益。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们却居住在威丁区（Wedding，柏林的一个地区），正如柏林讽刺画家和社会批评家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在他的漫画和打油诗中所说，那是一个“足以致人于死地”的地方。人们管这种犹太人聚居区一样的城市生活叫做“Mietskaserne”，意思是“出租屋”，或者按照字面意思，译作“出租兵营”。城市设计的第二个基本元素——排在城市街区之后——就是建筑本身了。它们必须具有近人的尺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长，否则就会造成兵营的效果。任何城市都不应建立在过分夸张的组成部分之上，而这恰恰是过去十年城市设计留给我们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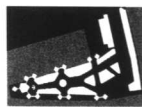
在很多历史性城市中心的周围，严格功能意义上的居住区交相出现。这个基本的目的实现了，但是城镇空间并没有得到延续，充其量只算得上是“Siedlungen”（房地产或地块细化）。



阿森（Assen）



鹿特丹（Rotterdam）



卢森堡（Luxembourg）



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



丽格纳诺（Lignano）



丽格纳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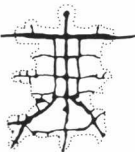
¹ 佛兰德斯：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者注



丽格纳诺



丽格纳诺



丽格纳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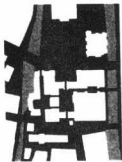
哥德堡 (Göteborg)



基希斯泰菲尔德 (Kirchsteigfeld)



柏林



这些词汇的含义越来越坏。“Siedlung”(在此是居住区的意思)是地块开发的基本形式。参见以下的比较:德语中的“Vorort”(郊区:按字面意思,“毗邻于或位于其他地块之前的地块”)的确暗示着一种较高规格的开发,在各种程度上,人们都能感受到同附近城镇的关联。而法语中的“faubourg”一词、意大利语中的“Suburbio”一词和英语中的“Suburb”一词,对这种非城市化的居住区域都流露出明显的轻蔑态度。

有了城市设计的元素——街区和建筑,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当成工具,进行复杂的城市结构设计。我在1975年出版的教程《城市空间》(Stadtraum, 英文版为Urban Spaces, 1997年出版)和1985年出版的教程《建筑构成》(Architektonische Komposition, 英文版为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1988年出版)研究整个城镇的空间构成和住居关系,是眼下这本书的理论基础。有时候,了解各种可预想的城镇空间类型和立面设计的可能形式,对公共空间的设计来讲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即便城市平面规划很有道理,如果建筑单体丑陋不堪,对居住者和观光客来说都是不堪忍受。另一方面,一套简单、缺乏空间悬念的规划格局,如果辅以美丽的建筑立面,也会成为建筑学上的一次成功实践。的确,最大的快乐来自于两方面高标准设计的结合。

城市建筑的实现只能满足外部条件的需求。城市生活完全依照自己的规则展开,用几代人的生活去填充物质空间,为抽象的建筑注入灵魂。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空气中,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独一无二的城镇才得以存在。但其先决条件就是城镇物质结构的容纳能力逐步增强。作为城市供给系统的路网结构不能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建筑则应当根据需要,较容易地应用和置换。体形过大的建筑单体很显然限制了这种灵活性。

城市秩序——中心区、城市分区和郊区

尽管城市街区和建筑是城市或城镇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简单累加却不足以创造有生命力的场所。城市受制于一种等级分明的秩序体系,城市空间根据尺度的大小被划分成清晰可识别的区域。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城市中心及其分区必须不断地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

当为一个新的规划构思方案的时候——比如我们所做的荷兰布拉班特市(Brabant)布兰德沃尔特镇设计——经过实践检验的城市空间模型是我们的设计灵感来源,据此形成城镇中心及其郊区的设计方案。布兰德沃尔特中心区600m宽、800m长的区域,分布着1700座独立住宅,像古罗马兵营一样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中间是两条相互交叉的十字大街,分别叫做卡多街(Cardo)和代库曼努斯街(Decumanus)。当它们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抵达城镇中心区的围墙时,大门的形式每一个都被独立地设计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行人轻而易举地分辨出自己是哪个方向进入城镇。

一条宽阔的绿化带环绕着城镇中心，因此它的轮廓清晰可见。郊区的主要轴线依据城门而展开，好像从中心区放射出的血管脉络。

位于巴黎以东马赫耐—拉瓦雷 (Département Marne-la-Vallée) 地区的布吉·圣吉奥日重建计划，其出发点基于不同的几何规则之上。项目的组织者，马赫耐—拉瓦雷公共建设管理局 (Etablissements Publics d'Aménagement de Marne-la-Vallée)，事先规定街区尺寸为 $400\text{m} \times 350\text{m}$ 。当我们的规划工作着手进行的时候，这个规定已经付诸实施。我们对这一规定进行补充，因为它忽略了法国的地形学特征。那些技术乐观主义者无视地图上所有的先决条件：那些古老的乡村街道、决定土地分割的重要道路，它们穿越大地，路边的小溪和树木都勾勒着道路的痕迹。一条拿破仑道路以对角线方向横穿高原。这些适度的考古工作极大丰富了我们的方案构思。跟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城镇中心很久以前就存在了。那些生态专家希望我们保留的水体好像一个大花环围绕在中心区周边，附近有不少运动场地和休闲娱乐区域。两个村落之间的古老道路穿越此地，就像百老汇大街穿越纽约。我们把现存的网格体系当作中心区的卡多街—代库曼努斯（即十字大街）系统。城市的四个组成部分和各自的中心广场很清晰地围绕着城镇中心广场进行组织。每个部分都依据各自的设计方针，由此获得明晰的可识别性。郊区部分同中心区的定位关系不像在布兰德沃尔特方案中那样容易找到，这也是由于地方规范的存在。我们规划中的新的道路系统同古老的乡村道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弱化指向城镇中心的方向特征，覆盖了原有林荫大道系统的粗放网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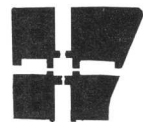
城镇的实际尺寸以及需要容纳的服务设施决定了居住区的大小。例如，柏林的克鲁兹伯格 (Kreuzberg) 区和卢森堡国拥有差不多的居民数量，但是在地理上，后者拥有几乎和柏林一样大的土地范围。撇开尺寸上巨大的差异不谈，每位居民所获得城市服务设施的量几乎是个常数。学校、幼儿园、操场和运动场地、青年中心、集会场所、文化和商业设施都必须妥善地分布在每个地区。一个教堂的社区中心往往取决于教区的大小，并且常常限定在适于管理的范围内。从前，教堂的选址必须满足步行可达性的要求，而教堂的大小取决于本教区教众的多少和牧师讲话声音的传播距离。

即便这些城市元素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人类的尺度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技术革新虽然如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在某时某地我们仍旧发现自己双脚站立，不得不受制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技术带给我们的收获越来越多，它们就随之获得越来越多的情感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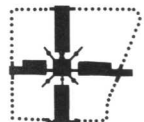
我曾在很多著作中论述的“新城市主义运动” (New Urbanism)，首先在科技上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国备受推崇并且广泛流传，这绝不是偶然的。



柏林



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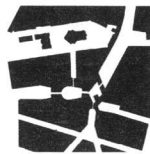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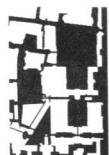
柏林



柏林



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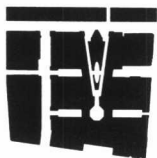
斯图加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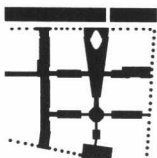
德累斯顿 (Dresden)



普福尔茨海姆 (Pforzheim)



海牙 (The Hague)



百合山 (Bergen op Zoom)



依伦 (Irun)



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真正的主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设计并建造城市?”乍看起来,好像是个孩子游戏。事实上,在我们身体力行的城市设计当中,我们关注那些被现代城市压制的本质性的东西。高科技和电子技术让我们忘记了城市建筑是我们日常活动之上的起保护作用的外壳。不依赖于物质移动的人对人交往早就已经实现。高速运动绝不能忽视。我们可以生活在隔离状态,轻易获取生活必需品,而忘记乡村、城镇和都市的存在。所有的这些似乎让城镇变得可有可无。在很多地方,城镇只是海滨假日的附属设施,或休闲生活的舞台布景。

由于可开发的土地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在开发的同时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城市结构,以期保护必需的农业资源和有价值的生态区域。几年之前,作为“布拉班特 2050 年”(Brabant 2050)深入的项目研究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地政府号召我们分析荷兰南部地区的土地开发模式,并提出有效的建议——如何提高城镇和村落的密度。这一理念将在一个示范性的网格模式上进行试验,以期在不影响自然景观的情况下进行城市建设。我们选择了包括我们在布兰德沃尔特项目的一块地块进行试验。通过这种方法,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可以成为其他新城建设和现有城市扩张的令人信服的范例。

首先开发独立住宅,日后这种建筑模式必须能够被多层公寓建筑取代,这样的条件作为前提,来确定街区的大小。这样,在同样街区尺寸的限制之下,可以有效增加人口密度。先前的城市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发展才得以成型,而我们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模拟这种进化过程,这件事听起来相当匪夷所思。由于地理版图上类似的局促,荷兰人对这种城镇范围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都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城市规划突飞猛进的发展,对适度和比例的控制早被抛诸脑后。空中楼阁一般的解决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占据上风。设计师在抽象艺术的海洋里捕捞灵感,并把他们的狂想通过图画表达出来,为此洋洋自得,其实徒劳无功。所有的可能都被尝试。那些短时间内创造了媒体轰动效应的设计方案很快沉沦,在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的考验面前一蹶不振。

如果我们粗略浏览过去十年间发表的关于新城规划的出版物,我们可以发现当今年代哪些地方成为了新的昌迪加尔和巴西利亚。这两处地方,前者是勒·柯布西耶所设计的城市,后者是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所设计的城市,他们在艺术世界里具有强烈的个性,也想把这种理想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标签粘贴到总平面规划上去。接下来,他们亲自设计了最为重要的纪念性建筑。没有其他的建筑师拥有如此魄力,在城市尺度上弘扬自己的美学标准。但是,城市设计不应该成为建筑师自我实现的工具,无论他或她是多么重要的超级人物。城市必须在地域或本土城市建筑文化的经验储备中生发,并且毫无纰漏地融入到这种文化氛围中去。

在布兰德沃尔特项目中,负责这个重建计划的海尔蒙德(Helmond)地方事务委员会明确提出如下目标:一定要实现一座“传统的布拉班特城镇”。为了让大家明了这一词汇的具体含义,在项目前期,地方政府组织设计师前往周边地区游览,那些城镇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典范。一般情况下,说服我们的业主接受正确的规划方针需要诸多技巧。在海尔蒙德,我们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因此不但要对业主进行游说,也要对政客进行游说。我当时在维也纳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帮我完成了最终汇报的模型。超过900名学生参与了那一学期的设计课程,内容是完成一个跟布兰德沃尔特差不多的城镇规划。最后,大家按照1:100的比例完成模型,并且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在设计课程中间,每个学生都必须考虑他(或她)周围同学的想法,这样一来一种最小程度上的合作得到保证。那时候,我和我的学生就已经实践了后来在布兰德沃尔特项目中所采用的工作方式。学生模型导致了一场关于细节问题的大讨论。最后委员会为我们大开绿灯,设计方案在一种节日一般的气氛中得到通过。

为了吸引投资,布兰德沃尔特项目的开发商在建筑工业博览会的会场上展示了我们的建筑方案和模型,地点选在一个像舞台布景一样的圆形的城镇广场。广场一侧竖立着我们立面研究的足尺模型,跟实际建筑等高;桌椅家具的摆放都尽量追求逼真效果。700位潜在客户对第一街区的50栋建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登记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为此,不得不委托一个公证人事务所来组织一次筛选,来决定谁能获得预约。开发商曾经对邻近镇中心的街区的销售前景深表忧虑,怀疑它们是否能够吸引到足够数量的买主。事实证明他们恰恰想错了:重新生活在传统的街区环境中的吸引力最终被证明是一次毫无争议的成功。即便是不得不在施工现场生活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也并不能让客户望而却步。人们简直等不及建筑竣工就想搬进去。

经典要素

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往往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培育和熔炼。埃及人曾经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生活在一个令人惊叹的静态世界中。希腊人用了几乎1000年的时间来改进他们的神庙,使之日臻完美。古代遗迹的建筑语言历百世而不衰,直到今天在各大洲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

建筑、雕塑和绘画中的经典要素,已经升华为一种宇宙的普适存在法则,这是它们的生命力如此长久的原因。撇开地域文化特征和个人艺术癖好不谈,设计的法则容忍最优化的选择和最大程度的多样变化。



亚眠 (Amiens)



亚眠



维琴察 (Vicenza)



维琴察



利兹 (Leeds)



海牙



汉堡 (Hambu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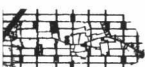
艾恩德霍芬 (Eindhoven)



赞丹 (Zaandam)



艾欧达 (Aalter)



罗马 (Rome)



维也纳 (Vienna)



随着肇始于20世纪初的艺术革命和面向绝对自由的个人无限表达的兴起,古典法则的有效性开始受到全方位的质疑,或者退一步讲,面临着全新的审视。当今的艺术长于表现不安定的因素,所有的博物馆和画廊都充满了焦虑不安。这是一场追求独一无二的狂热运动,建筑和城市设计也概莫能免。

如今仍旧能够看到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反对者发出他们的声音进入艺术领域。令人沮丧和失望的是,在地球上不同大陆的博物馆里,所展出的展品几乎都追捧同样的主题。德国统一之后,我们发现前民主德国的博物馆离开了安迪·维奥(Andy Warhol)、马里奥·默茨(Mario Merz)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已经难以为继。在德国的新领土上,即便是那些改进过的混凝土板构造都跟西方产品并无不同——而且一样的令人厌烦。在今日的艺术生产中,将产品贴上其制造者和发明者的标签受到限制。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存在于它自己的世界中,不能在时代的变迁中得到延续。培根(Bacon)和博伊斯(Beuys),吉佛(Kiefer)和默茨(Merz)或威克(Uecker)存在于并行不悖的两个不同世界:每一个都是关于自身的深度体验,汇集起来又仿佛时代的精神一样各自放射出夺目的光芒,但从根本上讲还是不能相互调和。在博物馆里,他们各自独立,仿佛木偶剧舞台上的玩偶、《潘趣与朱迪》(Punch and Judy)中的人物。¹每一方似乎都有话要说;可是放在一起,它们最终成为一个怪异的事件,而不是开创新纪元。除了各自自身,它们什么也不想表达。如果我们将勒·柯布西耶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晚期的作品加以比较,将弗兰克·O·盖里(Frank O Gehry)和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作品加以比较,将同属于结构主义阵营的蓝天组(Coop Himmelblau)和丹尼尔·李卜斯金(Daniel Libeskind)的作品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不调和。

在过去的时代,通过图画的方式分析艺术构成的方法可以经由学习而得到。理论研究的倾向基于发展了数百年、决定艺术品面貌的传统之上。艺术法则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可,任何人都不需要通过熟悉某种哲学流派才能接近甚至理解它们。关于现代建筑的形式,我能教给学生什么?现实的建筑世界已经让他们眼花缭乱,现代建筑的思维三级跳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跃跃欲试,希望变得同样独一无二、同样一往无前。人人希望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奇观,作为一个教师,如何驾驭这种失控的状况?问题的关键,在于擦亮他们的双眼,让他们带着批判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向他们展示这个异常的时代之旅将走向何方。把节制的美德教给别人,虽然这并不讨好。

在这本书里,我力图唤醒对有尊严的未来城市的憧憬。我们要避免浮夸的奇观,为有趣味的生活和街道空间提供一份生存空间。接下来我将要通过我自己的作品呈现这一目标,这未免有些狂妄,但每一个作品都在努力为当下的问题寻求出路。

¹ 潘趣与朱迪: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的名字,潘趣与朱迪分别为男女主角。——译者注